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通通釋卷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錄監生臣李逢堯

謄錄監生臣劉國永

欽定四庫全書

史通通釋卷十

無錫浦起龍撰

內篇

雜述

第三十四。雜述  
謂史流之雜著

在昔

舊作昔在

三墳五典春秋禱杙即

當作

上代帝王之書

中古諸侯之記行諸歷代以為格言

釋篇首所列皆謂紀載正書用以

托起

其餘外傳則神農嘗藥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實著

山經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語載言傳諸孔氏是知偏

記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其所由來尚矣釋

標出雜述家數開自此類爰及近古斯道漸煩史氏流別殊迹並騫

釋落到後所論列者權而為論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紀一作記後同

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

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里書十曰都邑簿釋先釐別其門類

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詳略難均有權記當

時不終一代若陸賈楚漢春秋樂資山陽一有公字一以偶句從刪

載記王韶本名韶之晉安陸當作帝紀姚最舊脫最字梁昭舊脫昭字後

略此之謂偏紀者也

釋此謂短述之書但記近事而非全史

普天率土人

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則有獨舉所知編為短部

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漢末英雄蕭世誠懷舊志盧子

行知已傳此之謂小錄者也

釋此謂私志之書各錄知交而非正史

國史

之任記事記言視聽不該必有遺逸於是好奇之士補

其所亡若和嶠汲冢紀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璪語謝

綽拾遺此之謂逸事者也

釋此謂撮拾之書可補史遺用資參考街談巷

議時有可觀小說卮言猶賢於已故好事君子無所棄

諸若劉義慶世說裴榮期語林孔思尚語錄陽玠松或作

松談藪此之謂瑣言者也

釋此謂諧噱之書畧供史料止助談資

汝穎奇

士江漢英靈人物所生載光郡國故鄉人學者編而記

之若圈稱陳留耆舊周斐

一作裴

汝南先賢陳壽益都耆

舊虞預會稽典錄此之謂郡書者也

釋此謂鄉邦舊德之書視史家為

繁高門華胄奕世載德才子承家思顯父母由是紀其

先烈貽厥後來若揚雄家課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

系歷此之謂家史者也

釋此謂門胄先烈之書比史體為短

賢士貞女

類聚區分雖百行殊途而同歸於善則有取其所好各

為之錄若劉向列女梁鴻逸民

二字恐誤當云高士

趙采忠臣徐

廣孝子此之謂別傳者也

釋此謂甄錄貞範之書陰陽能補前史缺遺乃貴

為炭造化為工流形賦象於何不育求其怪物有廣異

聞若祖台

台本名

志怪干寶搜神劉義慶幽明劉敬叔異

苑此之謂雜記者也

釋此謂搜採怪異之書足當外史勸誡乃佳

九州土宇

萬國山川物產殊宜風化異俗如各志其本國足以明

此一方若盛弘之荊州記常璩華陽國志辛氏三秦羅

含湘中此之謂地理書者也釋此魚風土人物言其書亦史志地俗一類帝

王桑梓列聖遺塵經始之制不恒厥所苟能書其軌則

可以龜鏡將來若潘岳關中陸機洛陽三輔黃圖建康

宮殿此之謂都邑簿者也釋此指帝京規制言其書亦史志都城一流○已上十

條書四十種各依其類而舉其概大抵偏紀小錄之書皆記即日當時

之事求諸國史最為實錄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圓備終

不能成其不刊永播來葉徒為後生作者削藁之資焉

釋自此以下論其得失○首二條合論詞似逸事者皆素而實取切見親知之作足供史底也



前史所遺後人所記求諸異說為益實多及妄者為之

則苟載傳聞而無銓擇由是真偽不別是非相亂如郭

子橫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遺全構虛辭用驚愚俗此其

為弊之甚者也

釋第三條之得失奇者易誕故著此戒

瑣言者多載當時

辨對流俗嘲謔俾夫樞機者藉為舌端談話者將為口

實及蔽者為之則有詆訐相戲施諸祖宗褻狎鄙言出

自牀第莫不昇之紀錄用為雅言固以無益風規有傷

名教者矣

釋第四條之得失此條所戒宜用書紳

郡書者矜其鄉賢美其

邦族施於本國頗得流行置於他方罕聞愛異其有如

常璩之詳審劉昫

或作炳非

之該博而能傳諸不朽見美來

裔者蓋無幾焉

釋第五條之得失鄉賢升送年增歲益闕此為之起疑

家史者事

惟三族言止一門正可行於室家難以播於邦國且箕

裘不墮則其錄猶

一作雖非

存苟新構已亡則斯文亦喪者

矣

釋第六條之得失世家子當味其言

別傳者不出胸臆非由機杼徒

以博採前史聚而成書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別說者蓋

不過十一而已如寡聞末學之流則深所嘉尚至於探

幽索隱之士則無所取材釋

第七條之得失前注言雜能補闕遺乃貴者以此

記者若論神仙之道則服食鍊

或作鍊

氣可以益壽延年

語魑魅之途則福善禍淫可以懲惡勸善斯則可矣及

謬者為之則苟談怪異務述妖邪求諸弘益其義無取

釋

第八條之得失前注言足當勸戒乃佳者以此

地里書者若朱贛所採決於

九州闕駟所書殫於四國斯則言皆雅正事無偏黨者

矣其有異於此者則人自以為樂土家自以為名都競

美所居談過其實又城池舊跡山水得名皆傳諸委巷

用為故實鄙哉釋

第九條之得失土名俚鄙之戒居志館者擇之

都邑簿者如

宮闕

一作闕

陵廟街廛郭邑辨其規模明其制度斯則可

矣及愚者為之則煩而且濫博而無限

一有故字或作於字疑皆衍

論棟棟則尺寸皆書記草木則根株必數務求詳審持

此為能

一論

遂使學者觀之瞶亂而難紀也釋

第十條之得失

宮闕尺寸物產根株似非無益

於是考茲十品徵彼百家則史之雜名

其流盡於此矣至於其間得失紛糅善惡相兼既難為

覩縷故粗陳梗槩且同自鄙無足譏焉釋

此即總結十品拈出史字

作眼雖諸書不以史名亦皆史之雜流也又以以不悉數者括其餘又案子之將史本為

二說然

一脫然字

如呂氏淮南玄晏抱朴凡此諸子多以叙

事為宗舉而論之抑亦史之雜也但以名目有異不復

編於此科釋

此又就子家者流剔出近史者以該之

蓋語曰衆

一作衆

星之

明不如一月之光歷觀自古作者著述多矣雖復門干

戶萬波委雲集而言皆瑣碎事必釅殘固難以接光塵

於五傳並輝烈於三史古人以比玉屑滿篋良有旨哉

釋至此統攝全篇然則

一作主

必擇

對非之體詩人不棄故學者有

當作

博聞舊事多識其

恐當作奇

物若不窺別錄不討異書專治周孔之章句直守

遷固之紀傳亦何能自致於此乎且夫子有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則書有非聖言多不經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釋

以揚筆收而歸結到擇字本諸太史擇言尤雅

之擇最是讀古隄防

按從上三十三篇論正史者備矣至是乃旁羅雜乘  
洪纖靡遺莊諧殫錄可謂具體鼓吹者乎於正史則

嚴核之不嫌於孤於雜乘則廣收之必羸其類可知  
子元是書盡意洗伐特欲令著作之庭淨無塵黷耳  
非教天下謾棄羣言也。○核羣史道用猛矣而如彼  
上篇卒以持平者愜物情收雜述道用寬矣而就中  
分論仍以祛狠者閑文紀猛以濟寬寬以濟猛其諸  
公孫僑之為政北宮文子所謂有禮者乎。○其流十  
其舉似者四十流別雖多不離史屬蹟而不亂也舉  
似似煩而約約且取小小冊見收大者可知也約而

盡也

神農本草

宋艾晟本草序神農舊經止於三卷藥數百種梁陶隱居因而倍之唐于志寧傳帝

問本草別錄對曰班固惟記黃帝內外經不載本草至齊七錄乃稱之世謂神農氏嘗藥以極含氣而黃帝以前文字不傳至桐雷乃載篇冊然所載郡縣多在漢時疑張仲景華陀竄記其別錄者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色附經為說故弘景合而錄之

夏禹山經

胡渭禹貢雖指山海經十三篇劉歆以為出於唐虞之際列子曰大禹行而見之伯

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然其間可疑甚多顏之推曰禹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諸暨後人所屏也尤表曰此先秦之書非禹伯翳作二說允當



世本辨姓

漢苑文志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系謚名號

偏紀四種

陸賈楚漢春秋九卷見春秋家山陽戴記隋經籍志樂資撰十卷按山陽公謂漢

獻帝禪魏降封

晉安帝紀宋書王韶之字休泰私撰晉安帝陽秋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

善叙事按晉安帝紀即此陽秋也舊作安陸誤又按

北史有王韶乃隋之武臣此以屬對省之字耳梁

昭後畧隋志姚最撰十卷按隋

志無昭字新舊唐志並有昭字

小錄四種

竹林名士隋志竹林七賢論二卷晉太子中庶子戴逵撰唐志亦作七賢論漢末

英雄記隋志王粲撰殘缺蕭世誠懷舊志隋唐志

梁元帝撰九卷按世誠元帝字也諱繹見覈才篇

盧子行知已傳隋唐志盧思

道撰一卷按子行思道字也

逸事四種

和嶠汲冢紀年按紀年見春秋家皆簡編科斗文字讀書志所得凡八千五百一十

四字詔和嶠等以隸字寫之西京雜記新舊唐志葛洪撰二卷按伯厚紀聞謂是吳均及蕭贲依託

顧協瓌語隋志一卷梁金紫光祿大夫顧協撰謝綽拾遺見書志五行車又書事篇言謝拾沈遺即此

瑣言四種

劉義慶世說見尚書家裴榮期語林見書事篇隋志裴啓撰按榮期蓋其字也

孔思尚語錄新舊唐志作齊語錄十卷亦見書志五行車陽玠松談藪書錄解題北齊祕書省正字北

平陽玠松撰事綜南北八朝隋開皇中所述

郡書四種

陳留耆舊傳隋志漢議郎園稱撰二卷汝南先賢隋志魏周斐汝南先賢傳五卷

舊唐志斐作裴益都耆舊傳隋志陳壽撰十四卷會稽典錄隋志虞預撰二十四卷

家史四種

揚雄家譜漢書揚雄傳即採此為之其說詳序傳篇 殷敬世傳唐志作殷氏家傳

三卷 殷敬撰

陸宗系 歷唐志作吳郡陸氏宗系譜陸景獻撰

別傳四種

劉向列女傳曾鞏序劉向所序凡八篇隋志及崇文總目皆稱十五篇嘉祐中蘇頌

定其書復為八篇

梁鴻逸民後漢書本傳鴻仰慕前世高士為四皓以下二十四人作頌按鴻所撰即此

不當云逸民或因鴻在逸民傳中有注字句旁者傳

寫誤耶 趙采忠臣傳按隋唐志忠臣傳但有梁元

帝撰趙采無考 徐廣孝子

傳新舊唐志徐廣撰三卷

雜記四種

祖台之志怪隋志二卷新舊唐志作四卷晉書台之字元辰官侍中光祿大夫 干

寶搜神記隋志十卷 劉義慶幽明錄隋唐志並云

幽明撰錄二十卷 劉敬叔異苑隋志宋給事劉敬

叔撰  
十卷

地理書四種

盛弘之荆州記 隋志 宋臨川王侍郎盛弘之撰 常璩華陽國志見補注篇

辛氏三秦後漢李膺傳章懷注引之以證登龍門語其書宜未亡而史志皆闕卷帙無考 羅含湘中

文獻經籍考相中山水記三卷晉末陽羅含君章撰范陽盧拯注其書頗及隋唐以後事則後人附益也

物 又按地理與郡書畧有辨郡書主人  
地理主風土但其中華陽志似闕入

都邑簿四種

潘岳關中記 隋唐志一卷 潘岳撰 宋中興書目以撰人為葛洪或是別本 陸

機洛陽記 隋唐志一卷 三輔黃圖見書志篇 漢三輔典注 建康宮殿無考 又按都邑簿志規制也

更與郡書  
地理有辨

洞冥拾遺

東漢郭憲洞冥序武帝明俊特達之主東方朔滑稽浮誕以匡諫洞心於道教使冥

迹之與昭然顯著今籍舊史不載者撰洞冥記四卷子橫憲字也 崧蕭綺拾遺記序拾遺記者晉隴西王

嘉字子年撰昏殘缺文起羲炎事記西晉辭趣過誕推理陳迹蓋絕世而宏博矣

劉昞

撰有燉煌實錄十卷涼書十卷其人詳論贊正史點煩三篇

朱贛闕駟

朱贛按隋志地理書陸澄合山海經已來一百六十家並多零失見存四十二家又

任昉地記增多陸本八十四家亦多零失見存唯十  
二家今考其所列見存書皆無朱贛撰九州書名豈

在零失中耶前辛氏三秦當亦然 北史闕駟燉煌  
人字玄陰樂安王丕引為從事中郎撰十州志唐志

十州志

十卷

辨職

第三十五。職一作識誤。

夫設官分職，竹績課能，欲使上無虛授，一作稱下無虛受。

其難矣哉！昔漢文帝幸諸將營，而目周亞夫為真將軍。

嗟乎！必於史職求真。求真二字，或作求其若此。若之一作求其若此。斯乃特一無特字

為難遇者矣。釋泛從課職意，刷出史職之難。史之為務，厥途有三：馬

何則？彰善貶惡，不避強禦。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

上也。者直編次勒成，鬱為不朽。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

此其次也。勒巨者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史佚、楚之

倚相此其下也

徒多聞者

苟三者並闕復何為者哉釋

以三層實

其難若是則道在得人專任不在設局監領矣全龍起議○已下將領局居局二弊流水挾發

昔魯

叟之脩春秋也不藉三桓之勢漢臣之著史記也無假

七貴之權而近古每有撰述必以大臣居首釋

此下論領局之

弊落出近世故事

案晉起居注載康帝詔盛稱著述任重理藉

親賢

或誤覽

遂以武陵王領祕書監尋武陵才非河獻

河獻識異淮南而輒以彼藩翰董斯邦籍求諸稱職無聞

焉爾釋

此推設領之始即就初設挾出不稱來

既而齊撰禮書

舊作國史

和士

開總知唐脩本草徐世勣監統夫使辟陽長信影和指士開

撫馬鄭

舊作南董亦因國史相承而誤

之前周勃張飛

影徐世勣

彈壓桐雷

之右斯亦怪矣釋

遞到因循故事徒以貴幸武夫監領可笑不切定國史為言但指出所

領非人以見例觀其夾說本草可知所舉士開總領原用監禮本文正以蹴起下句監史尤難耳何人改易強

作解

大抵監史為難斯乃尤之尤一少之尤二字者若使直若

南史才若馬遷精懃

一作勤

不懈若揚子雲諳識故事若

應仲遠無斯具美督彼羣才使夫一無夫字載言記事藉為

模楷搦管操觚歸其儀

一作準的斯則可矣釋作一抄折筆情轉動



但今之從政則不然凡居斯職者必恩幸貴臣凡庸賤

品飽食安步坐躡畫諾若斯而已矣釋

正寫官貴無文  
虛糜高踞之狀

夫人既不知善之為善則亦不知惡之為惡故凡所引

進皆非其才或以勢利見升或以干祈取

一作擢遂使

當官効用江左以不樂為謠拜職辨名洛中以不閑為

說言之可為大噓

一作笑

可為長歎也

釋至此透後一層  
言惟領局寡識

遂致所引非人轉令敦古之士不  
樂就職矣領局之弊至此勒住

曾試論之世之從仕

者若使之為將也而才無韜畧使之為吏也而術靡

循良使之屬文也而匪閑於辭賦使之講學也而不習於經典斯則負乘致寇悔去旋及雖五尺童兒猶知調笑者矣釋入此一喻作上下轉樞領局居局俱舍唯夫修史者則不然或當官卒歲竟無刊述而人莫之省一作知也或輒不自揆

輕弄筆端而人莫之見也

兩人字仍帶領局者

由斯而言彼史曹

者崇尙峻宇深附九重雖地處禁中而人同方外可以養拙可以藏愚繡衣直指所不能繩強項申威所不能及斯固素餐一作食之窟宅尸祿之淵藪也凡有國有家

者何事於斯職哉

釋此層蒙領局者却入居局纂修者言領局之設杜散佚也遂緣清禁

開置史曹馴致曠勤同  
匿流為偷閑與虛矣

昔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

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又語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觀

歷代之置史臣有同嬉戲而竟不廢其職者蓋存夫愛

禮怯彼典刑者乎

釋就虛循故事頓宕一筆

昔丘明之修傳也以

避時難子長之立記也藏於名山班固之成書也出自

家庭陳壽之草

一作

志也創於私室然則古來賢雋立

言垂後何必身居解宇跡參僚屬而後成其事乎

釋此正

證設局纂修之非古而參僚屬句即繳歸領局者運筆又捷是以深識之士知其若

斯退居清靜杜門不出成其一家獨斷而已豈與夫冠

猴獻狀評議其得失者哉釋結言惟其如是志士所以恥居之也仍對領局作收

○皆自寓之辭

按內篇研辨史事無贖義矣至是竟作史局議一篇終之尋夫左氏以來三國而往編年紀傳都非局課自東觀開而局興焉馴而修必於局矣馴而局且置監矣江左河朔踵成故事爰暨有唐定制加嚴史館

則移入省中監修則通勅朝宰凡所為禁防程督之  
具靡弗備至而古風由是盡變而叢弊相仍益滋劉  
氏原始要終至說病處領者修者分層遞勘如扁倉  
之胗疾抉根因尅傳染探癥結真可謂洞垣一方吁  
室創山藏之轍不可復循而儒生迂議卒自孤行不  
廢如此篇是○此議對蕭至忠輩發與忤時篇相照  
真將軍絳侯世家亞夫軍細柳上自勞軍先驅至不  
得入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居  
魚何上至壁門士吏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天子  
乃按轡徐行成禮而去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也

史佚

佚書作逸洛誥王命周公後作冊逸告孔傳王為冊書使史逸告伯禽封命之書在成四季文

子曰史佚之志有之杜注史佚周文王太史

倚相

左昭十二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外傳楚語王

孫圉曰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

晉起居注

隋經籍志自晉泰始起至晉元熙凡二十部又晉起居注三百一十七卷宋北徐州

主簿劉道會撰

武陵王

晉書武陵王晞字道叔康帝建元初領秘書監晞無學術而有武幹為桓溫所忌

河獻淮南

漢書河間獻王德孝景皇帝子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之儒多從之遊又淮南

王安好書致賓  
容詳自叙篇

禮書士開總知

北齊恩倖傳和士開解悟捷疾世祖性好握槊士開善此戲因此親狎世祖

踐昨加開府後主深委仗之又先得幸於胡太后封淮陽王又魏收傳後主即位收掌詔誥除尚書右僕

射總議監修五禮事奏請趙彥深和士開徐之才共監

本草世勳監統

舊唐書李勳傳勳曹州人本姓徐名世勳以犯太宗諱單名勳馬賜姓李

氏封英國公又呂才傳右監門長史蘇敬言陶弘景本草多舛謬詔中書令許敬宗與才及李淳風并諸名醫增損舊本仍令司空李勳總監定之並圖合成五十四卷

辟陽長信

荀悅高后紀徙辟陽侯審食其為右丞相初呂后獲於楚食其以舍人侍得幸及為

丞相不典治監宮中事通鑑秦紀文信侯以舍人嫪毐為宦者進太后太后幸之封毐長信侯

馬鄭

見補注篇

周勃張飛

史記世家絳侯周勃者沛人也為材官引彊高祖初起勃以中涓從攻戰未彊不好

文學惠帝時以列侯為太尉蜀志張飛字益德涿人也先主長阪之走飛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

身是張益德也敵無敢近者所過戰克封西鄉侯謚桓侯按益德華陽國志作翼德

桐雷

舊注荒史黃帝主醫藥之臣有岐伯雷公俞附巫彭桐君凡五人岐伯雷公作內經桐君能處

方盈按二字連稱于志家傳亦有之見雜述篇注

應仲遠

後漢應劭字仲遠詳自叙篇



坐嘯畫諾

後漢黨錮傳序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晡二郡為

謹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不樂不閑

二句未詳

史曹地處禁中

舊書職官志歷代史官隸秘書省著作局貞觀三年始移史局於禁中在

門下省北宰相監修國史遂成故事及大明宮成置於門下省南館門東西有棗樹七十四根至開元二十五年又移中書省北以舊尚藥局充館地按史館第三移已在作史通事後總之皆在禁中也

語云雖無老成

後漢孔融傳融性好士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

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按史通蓋用此語謂貌似而實不稱也故不曰詩云而曰語云

丘明避時

見申左序述漢書藝文志語

成書家庭

班固傳固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有人上告固私改國史者

郡上其書顯宗甚奇之

草志私室

陳壽傳壽領本郡中正撰魏吳蜀三國志既卒范頤上表曰陳壽作志明乎得失願

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批此二條正史篇亦見之

冠猴獻狀

漢蓋寬饒傳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皆賀寬饒不往請之乃往酒酣樂作長信

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鬪坐皆大笑寬饒印視屋而嘆按獻狀媚態也許伯外戚恩澤侯

自叙

第三十六

予幼奉庭訓早遊文學

釋直叙起不行世系是自叙著書體非史家叙傳體也年

在紈綺便受古文尚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為諷讀雖屢  
逢捶撻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傳  
每廢書而聽逮講畢即為諸兄說之因竊嘆曰若使書  
皆如此吾不復怠矣釋首表平生與史為緣殆由宿植先君奇其意於  
是始授以左氏暮年而講誦都畢于時年甫十有二矣  
所講雖未能深解而大義畧舉父兄欲令博觀義舊作  
疏精此一經辭以獲麟已後未見其事乞且觀餘部以

廣異聞次又讀史漢三國志既欲知古今沿革歷數相承於是觸類而觀不假師訓自漢中興已降迄乎皇家寶錄年十有七而窺覽略周其所讀書多因假賃雖部帙殘缺篇第有遺至於叙事之紀綱立言之梗槩亦粗知之矣釋由其宿植之優遂得年未弱冠創通全史胸貯臆白但于時將求仕進無習揣摩至於專心諸史我則未暇釋四語略頓泊年登弱冠射策登朝於是思有餘閒獲遂一作遂其本願旅一作旋非游京洛頗積歲年公私借書恣情披閱至如一代之史分

為數家其間雜記小書又競為異說莫不鑽研穿鑿盡

其利害釋

至是并史流旁  
雜靡不兼綜矣

加以自小觀書喜談名理其

所悟者皆得之襟

亦作  
衿

腑非由染習故始在總角讀班

謝兩漢便怪前書不應有

一脫  
有字

古今人表後書宜為更

始立紀當時聞者共責以為

舊脫  
為字

童子何知而敢輕議

前哲於是赧然自失無辭以對其後見張衡范曄集果

以二史

疑當  
作事

為非其有暗合於古人者蓋不可勝紀始

知流俗之士難與之言凡有異同蓄諸方寸釋

至是則  
進退羣

言中有定主矣及年以通過而字立言悟日多常恨時無同好

可與言者維東海徐堅晚與之遇相得甚歡雖古者伯

牙之識鍾期管仲之知鮑叔牙期管鮑倒用有味不是過也復有

永城朱敬則沛國劉允濟義舊誤作吳興薛謙光河南元行

沖陳留吳兢壽春裴懷古亦以言議見許道術相知所

有推揚得盡懷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鄰四海之內知我

者不過數子而已矣釋此蒙上節俗難與言深致知音不孤之喜昔仲尼以

睿聖明哲天縱多能觀史籍之繁文懼覽者之不一刪

詩為三百篇約史記以修春秋贊易道以黜八索述職  
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迄於周其文不刊  
為後王法自茲厥後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  
正其失嗟予小子敢當此任其於史傳也嘗欲自班馬  
已降訖於姚姚一脫李令狐顏孔諸書莫不因其舊義普  
加釐革但以無夫子之名而輒行夫子之事將恐致脫一  
致致驚末愚一作俗取咎時人徒有其勞而莫之見賞所以  
每握管歎息遲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實能之而不

教

舊作

也

釋此即叙到欲出手眼釐定羣

既朝廷有知

欲誤也

史志擬春秋姑為前却之辭

既朝廷有知

既朝廷有知

既朝廷有知

既朝廷有知

意

恐音字

者遂以載筆見推由是三為史臣再入東觀

者遂以載筆見推由是三為史臣再入東觀

者遂以載筆見推由是三為史臣再入東觀

者遂以載筆見推由是三為史臣再入東觀

者遂以載筆見推由是三為史臣再入東觀

者遂以載筆見推由是三為史臣再入東觀

者遂以載筆見推由是三為史臣再入東觀

者遂以載筆見推由是三為史臣再入東觀

者遂以載筆見推由是三為史臣再入東觀

注則天朝為著作佐郎轉左史今上初即位又除著作長安中以本官兼修國史會遷中書舍人暫罷其任

秘龍元年又以本官兼修國史迄今

不之改今之史館即古之東觀也

每惟皇家受命多

每惟皇家受命多

每惟皇家受命多

每惟皇家受命多

每惟皇家受命多

每惟皇家受命多

每惟皇家受命多

歷年所史官所編粗惟紀錄

起居實錄之類則有之

至於紀傳及

至於紀傳及

至於紀傳及

至於紀傳及

至於紀傳及

至於紀傳及

至於紀傳及

至於紀傳及

志則皆未有其書長安中

一作年一

會奉詔預脩唐

當

會奉詔預脩唐

會奉詔預脩唐

會奉詔預脩唐

會奉詔預脩唐

會奉詔預脩唐

會奉詔預脩唐

史及今上

中

即位又勅撰則天大聖皇后實錄凡所

即位又勅撰則天大聖皇后實錄凡所

即位又勅撰則天大聖皇后實錄凡所

即位又勅撰則天大聖皇后實錄凡所

即位又勅撰則天大聖皇后實錄凡所

即位又勅撰則天大聖皇后實錄凡所

即位又勅撰則天大聖皇后實錄凡所

即位又勅撰則天大聖皇后實錄凡所

著述嘗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

著述嘗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

著述嘗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

著述嘗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

著述嘗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

著述嘗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

著述嘗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

著述嘗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

著述嘗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

著述嘗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

著述嘗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

著述嘗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

著述嘗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

著述嘗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

著述嘗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

著述嘗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

著述嘗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

著述嘗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

著述嘗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

著述嘗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



與其

當有言字

鑿杓相違齟齬難入故其

恐當作有

所載削皆與俗

浮沈雖自謂依違苟從然猶大為史官所嫉嗟乎雖任

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

恐當作善

志不遂

善志用左

氏邦黑肱傳語

鬱快孤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

恐沒世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釋

此方叙到正面由職居史局直道難行姑作史通以露本志

昔漢世劉安著書號曰

淮南子其書牢籠天地博極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

其錯綜經緯自謂無於數家無遺力矣釋

自此以下歷舉往昔傳書

以啓自托之端將淮南作引淮南之書不專一路故用另述

然自淮南已後作者無

絕

一作絕無

必商榷而言則其流又衆釋

四句上作紐

蓋仲尼既

歿微言不行史公著書是非多謬由是百家諸子詭說

異辭務為小辨破彼大道故揚雄法言生焉釋

法言主談理

儒者之書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華而流俗鄙夫

貴遠賤近傳茲

恐當作轉滋

抵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論衡生

焉釋

論衡主微据

民者冥也冥然罔知率彼愚蒙牆面而視

或訛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膠柱動多拘忌故應劭

風俗通生焉釋

風俗通主博洽

五常異稟百行殊執

一作能有

魚偏知有長短苟隨才而任使則片善不遺必求備而

後用則舉世莫可故劉劭人物志生焉釋

人物志主辨材

夫開

國承家立身行事一文一武或出或處雖賢愚壤隔善

惡區分苟時無品藻則理難銓

一作錯非

綜故陸景典語生

焉釋典語主評品詞人屬文其體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異

彩後來祖述識昧

一誣珠

圓通家有詆訶人相倚撫故劉

勰文心生焉釋

文心雕龍主文章體裁每書各有標旨看其舉義簡當

若史通之

為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夫其書雖以史為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揆人倫，總括萬殊，包吞千有，自法言已降，迄於文心。

而往固

一脫固字

以納諸胃中，曾不懣

音蔓或誤作蔓

芥者矣。釋

此節

穩括諸書與史通相為吐納託出著書本領

夫其為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

有鑒誡焉

一脫此四字

有諷刺焉。其為貫穿者深矣，其為網

羅者密矣。其所商略者遠矣，其所發明者多矣。蓋談經者惡聞服杜之嗤論，史者憎言班馬之失。而此書多譏

往哲喜述前非獲罪於時固其宜矣猶冀知音君子時

有觀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抑一脫此六字

斯之謂也釋

至此收到史通作而竊取之義見遂欲上擬春秋與前迴應

昔梁徵士

劉孝標作叙傳其自比於馮敬通者有三而予輒不自揆

亦竊比於揚子雲者有四焉釋

此下又專以子雲為比者蓋自摹作此書之身

分以俟後世相知定文寄意絲遠也何者揚雄嘗好雕蟲小伎老而悔其

少作余幼喜詩賦而壯都不為恥以文士得名期以述

者自命其似一也釋第一層在未作揚雄草玄累年不

就當時聞者莫不嗚其徒勞余撰史通亦屢移寒暑悠悠塵

俗共以為愚其似二也

釋第二層在方作史通時見功力

揚雄撰法言

時人競尤其妄故作解嘲

漢書作嘲以訓

一為

之余著史通

見者亦互言其短故作釋蒙

唐書本傳不著

以拒之其似三也

釋第三層在既作史通後見主

張揚雄少為范跋

漢書作跋

劉歆所重及聞

其撰太玄經則嘲以恐蓋醬瓿然劉范之重雄者蓋貴

其文彩若長揚羽獵之流耳如太玄深奧理難

理難一作難以

探賾既絕窺踰故加譏諷余初好文筆頗獲譽於當時

晚談史傳遂減價於知己其似四也

釋第四層通前後時情而言見知

希自貴

夫才唯下劣而蹟類先賢是用銘之於心持

一特謔

以自慰釋

鈎

勒

似

抑猶有遺恨懼不似揚雄者有一焉何

者雄之玄經始成雖為當時所賤而桓譚以為數百年

外其書必傳其後張衡陸績果以為絕倫參聖夫以史

通方諸太玄今之君山即徐

堅

朱敬則等數君是也後來

張陸則未之知耳嗟乎倘使平子不出公紀陸績不生將

恐此書與糞土同捐煙燼俱滅後之識者無得而觀此

予所以撫卷漣而淚盡而繼之以血也

釋末一層似却如旋以疑為

信今時後日問世只在微心從對面顯意  
○自昔梁徵士至此一重一掩煙景無邊

按史通非史也而史肆也故於正集之終擬史作叙亦不全乎叙傳也而專乎叙書也體例然也其始循年銓綜其中況古著述其末待後論定其骨岸然其味油然○篇中云貫穿者深矣網羅者密矣商畧者遠矣發明者多矣又云談經惡聞服杜之啞論史憎言馬班之失而多譏往哲獲罪固宜由今觀之所言



皆驗蓋攻劉見智者鮮有不索其瘢而繼唐編史者  
固敢不持其律乃好勝之私與同然之是交據而不  
能自斷卒出於騁辯之一途陰用其言而顯訾其書  
吾不知其何說也○曷言乎陰用其言也曰第取唐  
後成書印證之斷可見矣自其以編年紀傳辨塗轍  
也而二體之式定自其以史記漢書昭去取也而斷  
代之例行自其斥秦紀於未帝之先也而開創無冒  
越之篇自其擬世家以隨時所適也而載紀有變通

之義自其論后妃稱紀或寄外戚皆非也而傳首始  
正自其論篇贊複衍更增銘體尤贅也而駢韻都捐  
自其力排班志之五行也而災祥屏讖緯之蕪自其  
痛詆魏收之標題也而稱謂絕誕妄之目自其以書  
地因習為失實也而邑里一遵時制自其以叙事煩  
飾為深誠也而瑣喙半落刊章約舉數端後史可覆  
謂之陰用其言不可概見哉夫古今人不相及望兩  
漢之雄俊則道遠效六朝之藻飾則真喪惟夫約法

嚴修辭潔可以學企可使質全為之嚮道者史通也  
綜往飭歸功亦博矣故同一書也耳食者曰工訶古  
人心喻者曰導吾先路願以告具眼讀書者 每讀  
新舊書徐堅等七人傳益使人想重劉公不敢哆口  
謾也七人者皆皎皎亮節士也語有之臣非能相人  
能觀人之友也其弗爽矣夫

東海徐堅

舊書本傳徐堅少好學遍覽經史王方慶善三禮之學常就質疑又賞其文章典實

楊再思曰此鳳閣舍人樣開元十三年改麗正書院為集賢院以堅為學士副張說知院事堅多識典故

前後修撰格式氏族及國史凡七入書府新書儒學  
傳堅寬厚長者太平公主用事武攸暨屢邀請堅堅  
不許帝大酺集賢慢舍在百司上張說令揭大榜以  
侈其寵堅望見遽命撤之曰君子烏取多尚人卒年  
七十餘謚曰文按徐朱諸人皆劉氏  
石友義取品槩互證故採掇加詳

牙期管鮑

列子湯問篇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曲  
每奏子期輒窮其趣伯牙歎曰善哉善哉

吾於何逃聲哉又力命篇管夷吾鮑叔牙二人  
相友甚戚管仲嘗歎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永城朱敬則

舊書本傳敬則字少連長安三年同鳳  
閣鸞臺平章事兼修國史張易之昌宗

嘗命畫工圖寫武三思等十八人形像號為高士圖  
每引敬則固辭不就其高潔守正如此與三從兄同  
居四十餘年財產無異新書敬則請高史官選以求  
名才韋安石嘗閱其叢史歎曰董狐何以加史官權

重宰相古聖君賢  
臣所以畏懼也

沛國劉允濟

舊書本傳允濟少孤事母甚謹弱冠除  
著作佐郎嘗采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

國為魯後春秋長安中魚修國史新書允濟嘗曰史  
官善惡必書此權顧輕哉而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

乃視如

浮雲耳

義興薛謙光

舊書薛登傳登本名謙光博涉文史每  
談論前代故事必廣引證驗有如目擊

與徐堅劉子玄齊名友善景雲中拜御史大夫僧惠  
範侍太平公主權勢逼奪百姓將加彈奏或請寢之  
謙光曰憲臺理冤滯何所迴避朝彈暮黜亦可矣遂  
奏之反為所構出開元中轉太子賓客以與太子同  
名勅賜名登

卒年七十三

河南元行沖

舊書本傳行沖博學多通狄仁傑曰下之事上猶之性不阿順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猶

蓄聚以自資也脯腊腴腴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病疾門下賓客堪充旨味者多願以小人儗一藥物拜太常少卿行沖以本族出於後魏而未有編年之史乃撰魏興三十卷事詳文簡為學者所稱秘書監為懷素卒詔行沖代其職表請通撰古今書目為羣書四錄卒年七十七按行沖又嘗著論辯晉元帝出小吏牛金之誣今見雜說中篇牛繼馬後注

陳留吳兢

新書本傳兢貫知經史方直寡諧比魏元忠朱敬則為兢才堪論撰詔修國史天寶

初卒年八十兢叙事簡核號良史初與劉子玄撰定武后實錄叙張昌宗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激勵苦切故轉禍為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為相請之心不善知兢所為即從容謬謂

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說屢斬改辭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錄卒不改世謂今董狐云

壽春裴懷古

舊書良吏傳懷古為監察御史聖歷中

廷默吸立知微南面可汗將授懷古偽職懷古不從將殺之抗辭曰寧守忠以就死不毀節以求生請就斬所乃禁錮隨軍後竄歸終幽州都督新書懷古清介審慎在幽州時韓琬以監察御史監軍稱其馭士信臨財廉為國名將云按所舉知友七人唯懷古不參史局故未及之

觀史籍至訖于周

凡八句皆孔安國尚書序原文

淮南子

漢淮南王傳安為人好書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

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別見採撰篇按本處蓋指內書言即今所傳鴻烈解

### 法言論衡

揚雄法言見論贊篇  
王充論衡見採撰篇

### 風俗通

後漢應奉傳子幼字仲遠撰風俗通以辨物類名號賦時俗嫌疑劾自叙俗間行語衆所

共傳積非習賢莫能原察聊以不才舉爾所知傳曰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為政之要辨風正俗最其上也昔畫者曰犬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旦暮在人之前不類不可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見故易今俗語雖云浮淺然其難矣補按節首民者冥也語本晉書刑法志王導等議

### 人物志

三國魏志劉劭字孔才黃初中尚書郎作皇覽作新律篇著律答論作都官考課條作說

略著樂論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阮逸序予好閱古書於史部中得劉劭人物志十二篇其



述性品之上下才質之無偏研幽  
摘微一貫於道誠一家之善志也

**典語**

隋志儒家注典語十卷與語別二卷並吳中夏  
督陸景撰亡新舊唐志陸景典訓十卷按是書

隋志云亡唐志乃有十卷者存而知幾又見之則  
亡者當但指別二卷也或作語或作訓未知孰是

**文心**

南史文學傳劉勰字彥和梁天監中東宮通事  
舍人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其序略

云予齒在逾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  
行寤而喜曰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技條五禮資之以  
成六典因之致用於是論之既成沈  
約取讀謂深得文理常陳之几案

**孝標比敬通**

梁文學劉峻傳峻字孝標其自序略曰  
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

四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  
慨一同也敬通值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

英主亦擯斥當年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身操井白  
余有悍室亦家道軼軻三同也其異之四曰敬通雖  
芝殘蕙焚而為名賢所慕風流郁烈久而彌盛余聲  
塵寂漠世不吾知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按敬通後漢

馮衍

字

蕙芥

相如上林賦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胃中曾不  
蕙芥李善注刺鯁也字典亦作蕙又作蒂蒂芥

之蒂顏師古音薑果  
蒂之蒂唐韻音帝

揚雄草撰

漢書本傳哀帝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  
泊如也或謂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

解嘲雄好古而樂道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時唯劉歆  
及范滂敬馮而鉅鹿侯芭嘗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  
劉歆亦觀之謂雄曰空自苦吾恐後人用覆瓿也  
桓譚曰必傳顧譚不及見也張衡與崔子玉書乃者披

讀太玄經知子雲極陰陽之數心實與五經擬玄四  
百歲其興乎陸績述玄惟受氣純和輻真含道建  
立玄經與聖人同趣但諱謂之絕倫又法言宋宋成序  
法言者蓋時有請問子雲用聖人之法以應答之也  
東晉李軌  
為之注

淚盡繼血

說苑權謀篇  
下蔡咸公事

體統 七

紙繆 七

弛張 七

按三亡篇舊本僅見內篇目錄之末今依目補  
列於此但自叙後不應更有餘篇嘗閱章官講

山堂考索純繆篇綴在煩省之下其二篇者不復及而先舉其總曰五十餘篇則固有其文而莫定其原次耳再考唐書本傳云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與今行本數合毋亦史氏疎於原始乎

史通通釋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通通釋卷十一

無錫浦起龍撰

外篇

史官建置

第一○舊有注曰總十四條非也其文本通首一片循代分節可耳

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駒之過隙

發端  
清淺

猶且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聞上起帝

王下窮匹庶近則朝廷之士遠則山林之客諒其於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圖不

朽之事也何者而稱不朽乎蓋書名竹帛而已釋

原史之所

為作也史者千秋金鏡只從名心落想故曰庸淺

向使世無竹帛時闕史官雖

堯舜之與桀紂伊周之與莽卓夷惠之與跖躄商冒

俱

父者之與曾閔但

一作俱

一從物化墳土未乾則善惡不分

妍媸永滅者矣苟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

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

釋折出有史之功用

用使後之

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懼南

史至而賊臣書其記事載言也則如彼其勸善懲惡也  
又如此由斯而言則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  
務為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故備陳其  
事編之於後釋未總括其功用

按此一段似是儻侗總冒第言史之用重而無專注  
之語似於史官正史二篇皆可通用又其舉意出辭  
頗淺庸近俗宜可芟雜

蓋史之建官其來尚矣昔軒轅氏受命倉頡沮誦實居

其職至於三代其數漸繁案周官禮記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大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曲禮曰史載筆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大戴禮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則有司過之史韓詩外傳云據法守職而不敢為非者太史令也斯則史官之作肇自黃帝備於周室名目既多職務咸異至於諸侯列國亦各有史官求其位號一同王者釋自首至此遠微



古來史職之名以及至如孔甲尹逸名重夏殷史佚倚  
王朝侯國兼設之制

相譽高周楚晉則伯鷹司籍魯則丘明受經此並歷代

史臣之可得言者降及戰國史氏無廢蓋一無蓋字趙鞅晉

之一大夫爾一有猶字有直臣書過操簡筆於門下田文齊

之一公子爾每坐對賓客侍史記於屏風至若秦趙二

主澠池交會各命其御史書某年某月鼓瑟鼓缶此則

春秋君舉必書之一本之義也釋此層徵古昔史臣姓氏蹟略見於史傳者

王朝侯官雖無闕而書尚有遺故史臣等差  
作然

莫辨其序釋

四語統綴下言諸職中太史尤重也皆就太史一職言之

案呂氏春秋

曰夏太史終古見桀惑亂載其圖法出奔商商太

呂覽作內

史向摯

依呂覽作向摯舊本作高摯誤

見紂迷亂載其圖法出奔周晉

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亦以其圖法歸周又春秋晉齊太

史書趙

宣二崔襄二

之弒鄭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太史書

其名且曰七子昭二年

上文所引皆不書年此三字疑衍

晉韓宣子來

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然則諸史之任太史其最優乎至秦有天下太史令胡

毋敬作博學章此則自夏迄秦斯職無改者矣釋

徵諸古籍

凡述史事皆稱太史可見諸名銜中太史尤為尊職也○此處當分節舊本連下便少斷制

按此當為第一節是建置原始之正文宜至秦為截其前統徵史官名蹟其後專歸太史一官為漢法緣起也○此篇本通首直下非分條體也循代為節從古先發端舊本劃條小注皆非原文並去之

倉頡沮誦

說文原叙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蹠遠之迹初造書非漢獻紀沮儻注風俗通曰沮

姓也黃帝史官沮誦之後術恒四體書勢科斗古文勢序云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

莽以代結繩蓋觀鳥跡以興思也其字勢云黃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按荒略之世史官有無奚庸深究如上所列亦可据而言已郭黃諸本曾不知採此但執所謂歸雲集者硜硜辯駁大似不必

孔甲尹逸

舊注歸雲集云孔甲黃帝主書史之臣執青纂記言動惟實又史記云武王立於社南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策祝按逸通佚疑即史佚今以二人屬夏殷豈別有據邪

伯鷹司籍

見書志篇籍談注

趙鞅直臣

說苑昔周舍事趙簡子立於門三日簡子問之舍曰願為諤諤之臣墨筆操牘司君

之過而書之日有記月有效歲有得也簡子說

田文侍史

孟嘗君傳孟嘗君待客坐語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

澠池會

蘇蘭列傳趙王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酒酣請趙王鼓瑟蘭相如奉盆斝秦王不憚為一擊斝

相如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斝

終古向摯

呂覽先識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

惑愈甚乃出奔如商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晉太史屠黍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高誘解晉出公之太史也

且曰七子

左昭元鄭為游楚亂故鄭伯及其大夫盟於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

吉駟帶私盟於閨門之外實黨陸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

博學章

漢藝文小學家倉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

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頗異所謂秦篆者也

漢興之世武帝又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以司馬談為

之漢法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叙事如春秋及

談卒子遷嗣遷卒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

已釋

跟前太史說下徵諸漢初職專記載最為隆重其後漸輕

尋自古太史之職雖

以一無著述為宗而兼掌歷象日月陰陽管

窺天器一作度

數

司馬遷既歿後之續史記者若褚先生劉向馮商揚雄

之徒並以別職來知史務於是太史之署非復記言之  
司故張衡單颺王立高堂隆等其當官見稱唯知占候  
而已釋中明上意謂記載反屬他職而本職反專占候矣

按此為第二節愚意分節之法宜從三代為界前用  
遠古作頭後用漢興居首分割尤為定當也 史通  
通部論史而任史職者史官也故外篇首詳其建置  
意綦重焉漢興司馬氏父子相繼為太史公而史記  
始作故太史一官遠溯終向下逮談遷名又綦重焉

至孝宣之後專司占候而其名始輕官亦尋改自是  
蘭臺東觀著作之名以漸改稱矣此節實史氏職名  
沿革之關鍵也 馬貴與象緯考序本此

武帝又置 至行文書而已

並太史公自序如淳注之  
文按如淳據衛宏漢儀注

云云臣瓚非之以為百官表無太史公有太史令索  
隱因之以為公者遷所著書尊其父云公也而所作  
實遷之詞衛宏稱位丞相上謬也正義又非之曰虞  
喜志林云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  
卑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尊天之  
道也諸說相非不定錄以備攷

兼掌歷象

前注已顯又按太史公自序談為太史公  
曰余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



報任安書文史星厯近乎卜祝之間後漢百官志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時星厯注漢官曰太史待詔三十七人分治厯龜廬宅日時易筮典禳雨醫等事

### 褚劉馮揚知史務

史記孝武紀注韋稜曰褚顛家傳云少孫宣帝時為博士事大儒王

式故號為先生續太史公書漢藝文志孝武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至成帝時詔光祿大夫劉向拔經傳諸子又向本傳採取詩書所載賢貞及孽孽者序次為列女傳及採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又藝文志馮商續太史公七篇韋昭曰馮商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商字子高師古曰七略云商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又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明教化者也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法言云云按向雄知史務又見正史篇但如志傳所稱皆不言知史務未詳何據

張單王高知占候

後漢張衡傳衡字平子安帝徵拜郎中再遷太史令遂研覈陰陽作

渾天儀著靈憲箕罔論

又方術傳單颺舉孝廉稍

遷太史令餘見書志篇

王立未詳魏志高堂隆

字升平魯高堂生後也明帝即位為給事中遷侍中

領太史令注魏略曰太史推步為太和歷帝以隆學

問優深天文又精詔與尚書郎

楊偉太史待詔駱祿參共推校

當王莽代漢改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傍記跡

言行蓋效古者動則左史書之

當有言則右史書之六字今缺此其義

也

按此為第三節莽何足志而班史百官表言王莽篡

位慕從古官蓋其時多所變改史職名銜亦見紛更  
史既載之故劉亦及之

柱下五史

王莽傳居攝元年莽置柱下五史  
秩如御史聽政事侍旁記疏言行

漢氏中興明帝以班固為蘭臺令史詔撰光武本紀及  
諸列傳載記又楊子山為郡上計吏獻所作哀牢傳為

帝所異徵詣蘭臺斯則蘭臺之職

一有者字

蓋當時著述之

所也自章和已後圖籍盛於東觀凡撰漢記

此當有者字

相

繼在乎其中而都為

舊譌謂

著作

任著作之務也時未立  
著作之名故謂字誤

竟無它稱

按第四節志後漢也蘭臺東觀著作之所也班固楊子山著作之人也前漢百官表不載史職而有太史公書可據後漢更無專稱故但以其所其人證之

子山於史未見成書然能為哀牢立傳亦可以驗史才矣史通故與班氏並舉

蘭臺令史

前漢百官表御史大夫秦官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後漢百官

志蘭臺令史六百石本注曰掌奏及印工文書按令史自太尉司徒以下諸府屬多有之非史局屬員之

稱專

楊子山

後漢書楊終字子山成都人年十三為郡小吏顯宗徵詣蘭臺拜校書郎按傳無哀牢傳

之文論衡佚文篇子山為上計吏見三府作哀牢傳不成歸郡作上孝明奇之徵在蘭臺後漢地理志哀

牢永平中置故牢王國

按今為雲南永昌府

東觀

見前又見後節

當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職隸中書其官即周之左史也晉元康初又職隸秘書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專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齊已來以佐名施於作

下原注改佐著作郎釋此上

述

舊事佐郎職知博採正郎

資以草傳如正佐有失則秘監職思

舊諺作司

其憂其有才

堪撰述學綜文史雖居他官或兼領著作亦有雖為秘

書監而仍領著作郎者釋

此層通之以兼掌見才難之意

若中朝

曹魏西晉

之華嶠陳壽陸機束皙江左

專稱東晉

之王隱虞預干寶孫

盛宋之徐爰蘇寶生梁之沈約裴子野斯並史官之尤

美著作之妙選也而齊梁二代又置脩

隋志作撰

史學士陳

氏因循無所變革若劉陟

一作涉誤

謝昊顧野王許善心之

類是也釋

此層標舉名其職者以證之

按第五節述魏晉及南朝也著作之名始於此其列出諸人氏名意不在表其人意在舉其名銜證當時

職制耳

中秘著作

晉書職官志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漢東京圖籍在東觀故使名儒著作東觀尚未

名官魏明帝太和中始有其官及晉惠帝元康二年詔曰著作舊屬中書而秘書既典文籍今以中書著作為秘書著作於是改隸秘書省其大與佐一人八人悉同本文隋百官志秘書省著作佐郎人數亦同梁初又有撰史學士

束皙

晉書本傳皙字廣微漢疎廣後也王莽未去疎之足改姓馬少遊國學張華名皙為掾轉佐著

作郎撰晉書帝紀十

志遷博士著作如故

蘇寶生

正史篇孝建初勅南臺侍御史蘇寶山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山被誅云云按

寶生為作寶山正史篇

舊本如此今刊正有注

劉謝顧許

隋經籍志齊紀十卷劉陟撰唐舊志作齊書八卷新志作十三卷又隋志梁書四

十九卷梁中書郎謝昊撰本一百卷唐志作三十四

卷陳書顧野王字希馮吳人後主在東宮除太子

率更令尋領大著作掌國史知梁史事撰通史要略

一百卷國史紀傳二百卷未就而卒又文學傳許

亨字亨道領大著作子善心早知名北史文苑善心

字務本對策高等授度支郎中補撰史學士善心述



成父志修續家書其序傳末述著作之意曰自入京邑隨見補葺略成七十卷凡稱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下稱名案者皆善心補闕按本節所引十六人或見前卷或無傳而有所著史書略可考見

至若偏隅僭國夷狄偽朝求其史官亦有可言者釋起

句總領蜀吳及諸胡

案蜀志稱王崇補東觀許蓋掌禮儀又卻正

為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闕屬辭有所矣

而陳壽評云蜀不置史官者得非厚誣諸葛乎別有曲

筆篇

內篇第十五

言之詳矣

釋已上蜀言

吳歸命侯

舊脫侯字

時有左

右二國史之職薛瑩為其左華覈為其右又周處自左

國史遷東觀令以斯考察則其班秩可知釋已上言吳此二國

所謂偏隅也僭字貼吳偽漢嘉平初劉聰年號公師或以太

中大夫領左國史撰其國君臣紀傳前涼張駿時劉慶

遷儒林郎中常侍在東苑撰其國書蜀李義門訂本有李字他本無

與西涼二一作非朝記事委之門下南涼主烏孤舊作初孫誤

定霸基欲造國紀以其參軍郭舊作郭恐譌韶為國紀祭酒

使撰錄時事自餘偽主一作事多置著作官若前趙之和

苞後燕之董統是也釋已上錯舉五胡十六國有可徵者及之其無者不及也此總所

謂偽朝也

按第六節旁及偏小僭偽最為周密舊本截作二條則於節首四提句不全故當合之又諸評不知以人證職而泛覈史才浮文妨要是謂顧子失毋

王崇許蓋

陳壽蜀志併松之注皆無考而劉氏顧云志稱所稱果何志邪或謂壽又撰蜀古志

倘載之耶然言古則不及三國時人明矣惟常璩華陽國志有述作王崇名見卷末官為蜀守而不言曾補東觀至掌儀許蓋仍亦絕無其人也懸置之以俟後有補者抑嘗見高江村士奇天祿識餘有考史一條其言蜀史則取此立論然漫襲其文不書所出至所出何本了不推尋也竊既讀書底裏求到地者

天下  
鮮矣

郤正為秘書

蜀志本傳正字令先弱冠能屬文入為秘書吏轉令史遷郎至令又蓋光傳後

進文士秘書郎郤正數從光諮訪

蜀不置史官

蜀後主評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為政

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

歸命侯

吳後主也見摸擬篇

薛左華右

吳志薛綜傳綜子瑩字道言為秘府中書郎孫浩初領少傅以事徙廣州右國史華

覈疏留之皓名瑩還為左國史又華覈傳覈字永先武進人孫皓即位後入東觀今領右國史

周處左史

晉書本傳處任吳為東觀左丞餘見書志篇後論

公師或

見晉書載記劉淵聰二傳止書太中大夫無領左史撰記傳之文

劉慶

見晉書張軌傳軌孫駿時載有從事劉慶諫討辛晏語不及東苑撰史事叢書崔鴻錄畧有云

命西曹掾集閣內外事付索綏著涼春秋亦不及劉慶也

蜀李西涼

蜀李者國號成後改稱漢正史篇云常璩撰漢書十卷後入晉秘閣改為蜀李書故

此云蜀李也晉載記蜀李雄興學校置史官錄畧西涼李暹起靜恭堂以議朝政立泮宮增高門學士

按劉云二朝記事委之門下當在其時也

南涼郭韶

晉載記南涼傳禿髮烏孤稱武威王梁昶韓張昶郭韶中州之才令官方授才咸得其

所按舊本作郎韶疑即郭韶也但本傳與叢書錄畧皆不載國紀祭酒官

和苞

見晉載記劉曜傳苞與喬豫諫營壽陵曜悅封為平輿子隋經籍志漢趙記十卷和苞撰

董統

晉載記後燕傳及錄畧皆缺其人按公師或以下皆證諸國有史官也事當具十六國春秋而

崔本已亡但與正史篇十六國一條互證之畧可見矣

元魏初稱制即有史臣雜取他官不恒

或作常

厥職故如

崔浩高閭之徒唯知

知如御史知雜之知

著述而未列名號其後

始於秘書置著作局正郎二人佐郎四人其佐三史者

三史一作參史下同未詳

不過一二而已普泰

前廢帝元或譎作晉泰

以來三

史稍替別置修史局其職有六人

此上徵其建置

當代都之

時史臣每上奉王言下詢國俗兼取工於翻譯者來直

或為置

史曹及洛京之末

孝文遷洛

朝議又以為國史當專任

代人

謂部人

不宜歸之漢士於是

以谷纂郭本注以纂雋易之

山偉

更主文籍凡經二十餘年其事闕而不載專事粉飾隆

平非復稱信史矣

此層述其任用

按第七節述元魏史職也置郎略倣魏晉而添設翻

譯則國語傳偏任代人則史事廢稍寓褒貶焉

元魏史臣

官氏志天興四年罷外蘭臺御史總屬內  
首其太和中百官著令秘書監在從第二

中品

崔浩高閭

崔浩見直書篇魏書高閭傳閭字閻士早  
孤文才儒偉本名驢司徒崔浩見而奇之

乃改為閭而字之徵拜中書侍郎領東徐州刺史以  
功進爵為侯加昭武將軍為中書令委以機密軍國  
書檄詔令高允  
之流稱為二高

谷纂

魏書谷渾傳渾昌黎人曾孫纂字靈紹領侍御  
史稍遷著作郎又監國史不能有所緝綴郭注

以纂儒易谷纂儒字擲顯其先代人  
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與山偉合傳

山偉

魏書本傳偉字仲才其先代人領著作郎除安  
東將軍秘書監仍著作初余朱兆之入洛官守



奔散國史典書高法顯密埋史書故不遺落偉自以  
為功訴求爵賞遂封東阿伯按本節國史專任代人  
六句並櫟括偉傳之文其中偉  
偉並稱與傳合郭注殊有見

高齊及周迄於隋氏其史官以大臣統領者謂之監修  
國史自領則近循魏代遠效江南參雜其間變通而已

釋

統述三朝如此

唯周建六官改著作之正郎為上士佐郎為

下士名謚

當作號

雖易而班秩不殊

釋字文襲古周官故抽述

如魏

收之擅名河朔

高齊

柳虬之獨步關右

宇文

王幼魏澹展

效於開皇之朝諸葛頴劉炫宣功於大業之世亦各一

時也

釋各舉其人  
以徵之

按第八節述高齊宇文周而并及於隋也 前辨職

篇云大臣領史局自晉康帝始而本篇於晉代不言至此始見乍疑前後不符及觀下文近循魏代遠效江南之云乃知文章有互藏之用凡研辨古制必彼此參詳愈得定準書固不可以輕心掉也

上士下士

隋百官志周太祖方偶粗定改創章程遠師周之建職其所制班序內命上士三命

下士一命注內  
命謂王朝之命

柳虬

周書本傳虬字仲蟠不事容飾馮翊王元季海微為行臺郎中掌文翰因使見太祖被留虬上

疏言古者立史官非但書事所以為監誠也漢魏以還密為記註無益當時縱能直筆人莫之知何止物

輿橫議亦且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伏請諸記事者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

史閣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事遂施行秘書雖領著作不忝史事自虬為丞始令魚掌焉

魏澹

見本紀篇魏著作注

諸葛穎

隋書文學傳穎字漢建康人煬帝即位遷著作郎帝嘗贈穎詩曰實錄資平允傳芳導後

昆其見待遇如此撰鑿駕北巡幸江都道里洛陽古今等記

劉炫

見覈才篇注又隋儒林傳炫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又與諸術者修天文律歷兼於內史省考

定羣言內史令李德林甚禮之炫嘗曰首官  
不如省事省事不如首心牛弘甚善其言

暨皇家之建國也乃別置史館通籍禁門西京則與鸞渚

為鄰東都則與鳳池相接而一無館宇華麗酒饌豐厚得

廁其流者實一時之美舉釋首述國典故崇至咸亨年以

職司多濫高宗喟然而稱曰朕甚憎焉乃命所司曲加推

擇如有居其職而闕其才者皆不得預於修撰原注詔曰修撰

國史義存典實自非操履忠正識量該通才學有闕

難堪斯任如聞近日以來但居此職即知修撰非唯  
編緝訛舛亦恐洩漏史事自今宜遣史司精簡堪  
修史人灼然為衆所推者錄名進內自餘雖居史職不

得輒聞見所修史籍及未行用國史等之事按此注一本混作大書非是

由是史臣拜職多

取外司著作一曹殆

一作始

成虛設

此四句即制詔中雖居史職不得輒聞見

所修等句之意

凡有筆削畢歸於餘館

語意不甚清釋中段述豁恐有譌字

大始自武德迄乎長壽其間若李仁實以直辭見憚敬

播以叙事推工許敬宗之矯妄牛鳳及之狂惑此其善

惡尤著者也釋

未亦證舉任職之人由其胸中皁白積而不化

此獨善惡兼舉

圭角是其少涵養處非本篇正義也

按第九節述本朝史局之制也叙盛典則備其辭叙

事局則略其槩蓋志體應爾至其節尾之未融小注  
論之矣 史官建置正局盡此

史官通籍禁門

見內篇  
辨職篇

鸞渚鳳池

即謂鸞臺鳳閣舊唐志龍朔二年改門下  
省謂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太后光宅元年

改門下為鸞臺中書為鳳閣神龍初復舊按兩省之  
名起魏晉間門下則黃門給諫遺補等官屬之杜詩  
晚出左掖即此中書則主書通事舍人等官屬之開  
元中又號紫微省兩省並近禁門故亦通謂之北省  
南則尚書省也又按文兼兩京言武  
后臨朝在東京也程大昌雍錄多誤

李仁實

舊唐今狐德榮傳自武德已後有薛世龍顧  
胤李延壽李仁實前後修撰國史為當時所

稱仁實頃工人官左史正史篇仁實續撰于志  
寧許敬宗李義府等傳載言記事見推直筆

敬播

唐儒學傳敬播蒲州人貞觀初進士時顏師古  
孔穎達撰次隋史詔播詣秘書內省叅纂再遷

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又與令狐德棻等撰晉書大  
抵凡例皆播所發也房玄齡嘗稱播陳壽之流

許敬宗

舊書本傳敬宗善心子貞觀中除著作郎兼  
修國史龍朔中拜太子少傅自掌知國史記

事阿曲虛美隱惡高祖太宗兩朝實錄其敬播所  
修者多詳直敬宗以己愛憎曲事刪改論者尤之

牛鳳及

新舊書俱無專傳王訓故牛鳳及長壽中撰  
唐書自武德終弘道為百有十卷按此書唐

藝文志不錄宗晁陳鄭馬諸公亦莫之  
及大抵其人其書見彙於有道久矣

又案晉令

書

著作郎掌起居集注

彙集而

撰錄

諸言行

勲伐舊載史籍者釋

本節另述起居注一職首述晉制則兼編舊籍

元魏置

起居令史每行幸讌會則在御左右記

一作錄

帝言及

賓客訓對後別置修起居注二人多以餘官兼掌釋

元至

魏則專掌當時記錄但多他官兼職耳

至隋以吏部散官及校書正字嫻

於述注者修之納言監領其事煬帝以為古有內史外史今

既有著作

是外史

宜立起居

是內史

遂置起居舍人二負職

隸中書省如庾自直崔瀆祖虞世南蔡允恭等咸居其

職時謂得人釋

隋代起居之職則始無正負至煬帝乃始專置

皇家因之又加置



起居郎二員職與舍人同

此之舍人亦曰起居舍人

每天子臨軒侍

立於玉階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其右人主有命則逼

階延首而聽之退而編錄以為起居注龍朔中改名左

史右史今上即位仍從國初之號焉高祖太宗時有令

狐德棻呂才蕭鈞褚遂良上官儀高宗則天時有李安

期顧胤高智周張太素凌季友斯並當時得名朝廷所

屬者

一無也釋唐制起居郎與舍人同職分侍

夫起居注者編次甲子

之書至於策命章奏封拜薨免莫不隨事記錄言惟

二字

恐當作  
載言

詳審凡欲撰帝紀者皆稱

恐是藉字之  
偽王本作因

之以成

功即

依義門訂本一無  
即字一誤作命字

今為載筆之別曹立言之貳職

故略述其事附於斯篇

釋我此一層特為  
此官作注脚也

按第十節別述起居注一職所謂載筆之別曹也載

筆者開局纂脩之員已前所述皆是起居注則專掌

侍朝記錄杜子美詩云地分清切任才賢舍人退食

收封事正詠是官也以其與泛稱史官者職有攸分

故曰述附於斯

庾崔虞蔡

隋文學傳庾自直大業初授著作郎性恭慎不妄交遊以本官知起居舍人事唐

書姚思廉傳附隋煬帝時詔與起居舍人崔濟祖修

區寓圖志又虞世南傳世南字伯起餘姚人隋大

業中累官秘書郎煬帝疾其峭直非甚用又文藝

傳蔡允恭仕歷起居舍人煬帝遣教官人允恭恥之

數稱疾授內史舍人俾入宮固辭又按隋書虞綽

傳云綽與虞世南虞自直蔡允恭等常居禁中文翰待詔恩

盼隆

洽

郎左舍人右

唐百官志唐之官制大抵皆沿隋故門下省之屬起居郎二人從六品上掌錄

天子起居法度後復置起居舍人二人從六品上掌錄

如記事之制天子居正殿則郎居左舍人居右有命

俯陛以聽退而書之若仗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分

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即坳處時號端頭

令狐德棻 唐書本傳德棻博貫文史武德初為起居舍人遷秘書丞建言近代無正史梁陳齊周

隋事修撰之原

自德棻發之

呂才 唐書本傳貞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王珪魏徵

書多偽惡世益拘畏命才刪落煩訛撮可用者才於持論儒而不俚按本傳闕書起居官

蕭鈞 唐書蕭瑀傳瑀從子鈞永徽中累遷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左武侯屬盧文操盜庫財高宗以

當自盜罪死鈞曰恐天下謂陛下重貨輕法任喜怒帝曰真諫議也按亦闕書起居官

褚遂良 唐書本傳遂良字登善貞觀中累遷起居郎工隸楷帝曰卿記起居人君得觀之否對曰

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為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

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  
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

上官儀

唐書本傳儀字游韶涉貫墳典貞觀初擢進士第授弘文館直學士遷秘書郎太宗每屬

文遣儀視藁轉起者郎高宗時武后得志深惡儀許敬宗構儀大逆死自褚遂良等元老屠覆獨儀納忠

自是政歸於后而帝拱手矣

李安期

唐書李百藥傳百藥七歲能屬文子安期亦七歲屬文父貶桂州遇盜將加刃安期泣請

代盜釋之貞觀初為符璽郎高宗即位遷中書舍人尋同東西臺三品自德林至安期三世掌制誥

顧胤

令狐德棻傳附胤吳人父覽隋秘書學士胤永徽中起居郎兼修國史以撰太宗實錄勞加朝

散大夫弘文館學士  
論次國史終司文郎

高智周

唐書本傳智周晉陵人第進士擢秘書郎弘文館直學士三遷蘭臺大夫儀鳳初進同中

書門下三品是時崔知溫等修國

史智周監蒞致仕卒年八十二

張太素凌季友

太素見言語篇季友無傳

又案詩邶風靜女之三章君子取其彤管夫彤管者女

史記事規誨之所執也

釋就詩指出女史之古名

古者人君外朝

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內之與外其任皆同故晉獻

惑亂驪姬夜泣床第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焉楚昭王

讌遊蔡姬對以其願王顧謂史書之

此十二字舊本無之必是脫文無此十二字不

成語  
矣

蔡姬許從孤死矣夫宴私而有書事之冊蓋受命

者即女史之流乎釋

就晉楚事證出宴私有記則可見女史之置職

至漢武帝

時有禁中起居注明德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凡斯著

述似出宮中求其職司未聞位號釋

又以兩漢禁中撰述為證

隋世

王劭上疏請依古法復置女史之班具錄內儀付於外

省

周禮宮人女史之職掌於天官此疏猶存此意

文帝不許遂不施行釋

終隋世

奏置不行結之。舊本此處連下節非是

按第十一節更是空中建議之詞謂女史亦當修職

古有證據卒莫興行可惜也該舉史職至此備悉包  
羅識議卓絕 攷唐志內官如六尚司記掌言司簿  
典闈掌籍等職皆載有女史員額史通何不及之蓋  
所謂錄內儀付外省之制既格不行則女史雖設猶  
不設也

彤管

毛傳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鄭箋彤管筆赤管也按靜女四句本左定九傳注之文

驪姬夜泣

外傳晉語優施救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君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又曰君盍老

而投之政彼得所索乃可  
釋君公曰不可我將圖之



蔡姬許從

列女傳楚昭王燕遊蔡姬在左越姬恭右乃顧二姬曰樂乎願與子生若此死若此蔡

姬曰婢子之身乃比于妃嬪固願生同樂死同時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

至漢武帝八句

其文與隋經籍志起居注述語畧同再與載文篇注參看

大抵自古史官其沿革廢置如此釋

二句是總統兜結建置之文

仲尼修春秋公羊高

疑脫毅梁赤

作傳漢魏之陸賈魚豢晉

宋之張璠范曄雖身非史職而私撰國書若斯人有

異於是故不復詳而錄之釋

以官非史職而史有成書者終焉

按第十二節兩句作一截是為總收八句另一截

是為以不詳詳之幾復遺餘矣

夫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簡  
勒成刪定歸於後來之筆然則當時草創者資乎博聞  
實錄若董狐南史是也後來經始者貴乎儻識通才若  
班固陳壽是也釋先指其分必論其事業前後不同然相須  
而成其歸一揆本音釋卒歸上聲釋於同

按第十三節判出當時後日之主流匯為相須成業  
之一揆以此歸宿史事亦辨哲亦融洽如畫沙如連

璐而論文於兜羅收裏處更復矩疊規重

觀夫周秦已往史官之取人其詳不可得而聞也至於

漢魏已降則可得而言然多竊虛號有聲無實釋此

八字是

末節案劉後魏曹志二史皆當代所撰能成其事者蓋唯

劉珍蔡邕王沈魚豢之徒耳而舊史載其同作非止一

家如王逸阮籍亦預其列一謠且叔師研尋章句儒生

之腐者也嗣宗沈湎麴蘖酒徒之狂者也斯豈能錯綜

一作時事裁成國典乎借二史所列逸籍而近代趨

競之士尤喜居於史職至於措辭下筆者十無一二焉

既而書成繕寫則署名同獻爵賞既行則攘袂爭受遂

使是非無準真偽相雜是非真偽指列名言生則厚誣當時死則

致惑來代而書之譜傳借一作為美談載之碑碣增具

壯觀舊本既而自雁行事稱其所長則云某代著某書某年成某史加封若干戶獲賜若干段諸如此說

往往而有遂使讀者皆以為名實相符功賞相副此段一本作夾注一本作正文按若作正文其文復沓無

理作夾注者亦誤既非疏體又無別議亦無既而二字起法細玩之蓋是初本如此後來改就今本失於塗汰

編書者混綴其間實乃美文耳昔魏帝有言一脫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此其

舊作則

効歟釋

引言取義譏其無實盜名也末節益慨憤之辭

按此為篇尾末節其言仍與自叙忤時一合相熟處  
難忘習氣如此 節內細書反覆研辨悟到失汰羨  
文私喜得解自謂有功古人 論史必原職史之官  
猶買珠并買其匱也故首外篇焉其為體也主考稽  
其為文也主叙述與史家職官志同方為杜鄭馬三  
通發軔 通觀之有提有束有挨編有抽并元元本  
本一氣呵成烏得以條列之例例之

王逸

後漢文苑傳逸字叔師順帝時為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賦誄雜文凡二十一篇按逸列名

史事

未詳

阮籍

晉書本傳籍字嗣宗父瑀魏丞相掾籍嗜酒能嘯魏晉之際名士少有全者由是不與世事酣

飲為常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

求為步兵校尉又王沈傳沈與阮籍共撰魏書

魏帝有言

魏志文紀注魏春秋曰帝升壇禮畢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史通通釋卷十一